



文心雕龍卷之九

指瑕第四十一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

音也然則

音也然則

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誅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爲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

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誅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降無濫然高原之詩不類甚矣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賞際竒至之言終無撫叩酬即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爲情夫賞訓錫賚豈關心解撫訓執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

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俳人美辭以爲已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傍採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尤矣若夫注解爲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謬注謂之闔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并賦舊有疋馬而應邵釋疋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疋兩稱目以並耦爲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駟服服乘

不隻故名號必震名號一正則雖單爲足矣足夫足婦亦配義也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况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言而數蹄選勇而駢闞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爲戒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彙括於一朝可以無慙於千載也

贊曰

羿氏舛射東野敗駕雖有雋才謬則多謝斯言一玷千載弗化今章靡疚亦善之亞

養氣第四十二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已而作豈虛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帝世始文言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泐世彌縟並適分育臆非牽課才外也戰代枝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凡童少鑒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

歲時之大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慙息企
鶴瀝辭鑄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
傷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至如仲任
置硯以綜述敬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煎
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爲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
困神非虛談也夫學業在勤故有錐股自厲志於文
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
膽蹙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
心會文之直理哉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
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

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
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
談笑以藥勸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
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邁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贊曰

紛哉萬象勞矣千想玄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以鑒
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附會第四十三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
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

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常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群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墜銳精細乃必踈體統故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夫文變無

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判率故多尤需為事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片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眾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脉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湊理然後文節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駟牡異力而六轡如琴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脩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疑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辭旨之失調也及見寬更草鍾會易字

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克終底績寄在寫遠送若首唱榮華而騰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臀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於此矣

贊曰

篇統間闕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疎條布葉道味相附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協

總術第四十四

公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求見其論立也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爲言使可強可弱分經以典奧爲不利非以言筆爲優劣也昔陸氏文賦號爲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實匪躬知言之選難備矣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

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
時似乎玉精者要約匱者亦妙博者該贍無者亦繁
博者昭哲淺者亦露奧者複隱詭者亦典或義華而
聲悴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
告和不必盡窈瓜栲之中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
韻魏文比篇章於音樂蓋有徵矣夫不截盤糧無以
驗利器不剖文奧無以辯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
自非圓鑿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清源制勝文苑
哉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弈之窮數無術任心如博塞
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

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非惑
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文則術有恒數按部
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
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
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
斯盛矣夫驥足雖駿纏牽忌長以萬分一累且廢千
里况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携貳莫不解體所以
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雖未足
觀亦鄙夫之見也

贊曰

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鑑必窮深乘一總萬
舉要治繁惠無定契理有恒存

時序第四十五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
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
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
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
湯聖敬猗歎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
王之化淳於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
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

震於下者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颺駭
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風嚴於秦令
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
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
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
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
知曄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爰至有漢運接
燔書高祖尚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
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
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沉亦可知

已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鶩柏梁
展朝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
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兒寬之疑奏買臣負薪
而衣錦相如滌噐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
枚臯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
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
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
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笑玉屑之諫清金馬之路子雲
銳思於千首子政讐校於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
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

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
懷圖讖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誅以免刑班彪參表以
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肄
禮壁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于國史賈逵給禮於端
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
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傳三崔王馬張
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
興之後群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
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義皇
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揚賜號

爲驩堯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篋如也自獻
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
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
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
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
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
之樂文蔚休伯之儔子傲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
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
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
筆長故梗槩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

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
唯高貴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
體輕澹而嵇阮應繆並馳文路矣逮晉宣始基景文
克構並跡沉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
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
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搦筆而散珠太冲勳墨而橫
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傅三張之
徒孫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爲
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元皇中興
披文建學劉劭禮吏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

帝東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誥策
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逾親温以文思益厚掄揚風
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
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玄席澹思醲采時灑文
圃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袁殷之曹孫
于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玄江左稱
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迤邐而辭意夷泰
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治文變染乎
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自
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

自明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颺起王
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
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略舉大較暨皇齊馭寶運
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籙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
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遐景祚
今聖歷方興文思充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
於天衢駕騏驎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轡漢唐虞之
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讚時請寄明
哲

贊曰

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公時
崇替在選終古雖遠暖焉如面

文心雕龍卷第九

文心雕龍卷之十

物色第四十六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
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
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
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
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
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
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况清風與明月同夜
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

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
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
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漣漣擬雨雪之狀喈
喈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皎日擘星一言窮
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
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
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嗟峨之類聚歲蕤之群積矣
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摸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
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
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摘表五色貴在時

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則似
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
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
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
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踈
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
因方以借巧即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
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折辭尚簡
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
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

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臯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
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
江山之助乎

贊曰

山脊水匝樹雜雲合日旣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
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才略第四十七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虞夏
文章則有臯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
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

尹敷訓吉甫之徒並述詩頌義固爲經文亦師矣及
乎春秋大夫則脩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焜燿似
縹錦之肆遠教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
趙襄以文勝從饗國僑以脩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
文公孫翬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戰代任武而
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
報書辯以義范睢上䟽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
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儔矣荀况學宗而
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漢室陸賈首發
竒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

飛兔議摠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
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
縉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
夸豔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政揚子以爲
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爲
致附聲測貌泠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最深觀其涯
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
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
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敬通雅
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

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
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產於崑崗亦難得而踰本矣
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寔踵武龍世厥風者矣杜篤
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爲才也崔傳之末流也李充
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隄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
洽登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絢綵
無力延壽繼志瓌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
遺術歟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
則竹栢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
議旨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踈孔融氣盛

於爲筆襴衡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騁
才故絕群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
然自卿淵已前多後才而不課學雄向已後頗引書
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之才
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
儻詩麗而表逸子植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
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情焉但俗情抑
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
價未爲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
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琉璃以符檄擅聲

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
文路粹楊脩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
美有足筭焉劉邵趙都能攀於前脩何晏景福克光
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
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
合響異翻而同飛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鷦鷯寓意
即韓非之說難也左思立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
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於
西征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
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陳以識檢亂故能

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踈通摯虞
述懷必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傳玄篇
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楨幹之實才非
群華之韡萼也成公子安選賦而時美夏侯孝若具
體而皆微曹攄清靡於長篇李膺辨切於短韻各其
善也孟陽景福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
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謏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
時勢也景純艷逸足冠中興郊賦旣穆穆以大觀仙
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溫
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子

實文勝爲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
略同袁宏發軔以高驤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旋以
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間情
並解散辭體縹緲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宋
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才
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話言必
以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何也豈
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
乎時也

贊曰

才難然乎性各異稟一朝綜文千年疑錦餘米徘徊
遺風籍甚無曰紛雜皎然可品

知音第四十八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
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
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
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
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傳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
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
歎以爲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

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如君卿脣舌而謬欲
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
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誚况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
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王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已
抑人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僞迷真者樓護是也
齷齪之議豈多歎哉夫麟鳳與麀雉懸絕珠玉與礫
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爲麀
楚人以雉爲鳳魏氏以夜光爲怪石宋客以燕礫爲
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
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

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
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
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
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
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增無私
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
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
通變四觀音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旣形則優
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
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

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目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
其情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
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
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揚宋玉所以傷白
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質踈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
唯知音耳楊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淺
亦可知矣夫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憚譬春臺之熙
衆人樂餌之止過客蓋聞蘭爲國香服媚彌芬書亦
國華翫澤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贊曰

洪鍾萬鈞夔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鑒廼訂流鄭淫人
無或失聽獨有此律不謬蹊徑

程器第四十九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撲
斲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朽附而近代詞人務華
棄實故魏文以爲古今文人之類不護細行韋誕所
評又歷詆群才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悲矣略觀
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筭敬通
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詣實以作威馬
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慙以致戮

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恇惘以麤踈丁儀貪婪以乞
貨路粹舖啜而無耻潘岳詭禱於愍懷陸機傾仄於
賈郭傅玄剛隘而詈臺孫楚狼復而訟府諸有此類
並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
實多至如管仲之盜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污點絳
灌之讒嫉公茲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
媚董賢况班馬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
秩而鬻官囂俗况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
夏無虧於名儒璿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減也
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

沈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
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
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湧洎流所以寸折者故名之抑
揚旣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
務爲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
治國安有大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揚馬之徒
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勲
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
之術左右惟宜郤縠郭書故舉爲元帥豈以好文而
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

也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
朔中散悉以彪外梗柎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
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
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贊曰

瞻彼前脩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北雕而不器
貞幹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序志第五十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
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取

騶奭群言雕龍也夫宇宙繇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
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
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
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
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
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
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數讚聖旨莫
若註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
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

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
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
羽尚書文繡繁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
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
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
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
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
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
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畧
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翰林淺而寡要又君

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竝
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
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
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叙筆則
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
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
條貫摘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贊於時序褒
貶於才畧怙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
群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
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序一文爲易彌綸群

言爲難雖或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
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
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
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
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
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銜管何能矩
矱茫茫往代旣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

贊曰

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石
咀嚼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寄

文心雕龍卷第十終



